

母亲捡废品助学

□ 佟才录

下班回来，在小区门口碰到正在遛弯的刘阿姨，她拉住我的胳膊，神秘地说：“小佟啊，你知道吗，你妈妈在街上捡废品卖呢……”

怎么可能？母亲，捡废品，打死我都不信！母亲退休前是镇中心小学的一级教师，退休后每月领着两千多元的退休金，虽不是很多，但在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的小镇，足以使她和父亲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了。一句话，母亲不差钱。不差钱又体面的母亲又怎会自降身价去捡废品卖呢？

可刘阿姨描述得有鼻子有眼，又不由得我不信。告别刘阿姨后，我步履匆匆地赶回家里，一进门便追问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母亲一脸坦然地说：“你刘阿姨说的是真的，我的确每天都在捡废品卖。”“妈，你这是为什么啊？你每月的退休金还不够你和爸爸花吗？不够花你向你儿子要啊，干嘛非要到大街上捡废品给你儿子丢人现眼呢？”我心里一急便有些口不择言了。听了我的话，

母亲一下子就怒了，她直视着我的眼睛，正色地说道：“我捡废品又不偷不抢，怎么就给你丢人现眼了？我倒认为，捡废品既低碳又环保，避免了资源无端浪费，还额外地起到了健身的作用，是一举多得的光荣事呢……”

总之，那天我并没能说服母亲，也只好对母亲捡废品的行为听之任之。自那以后，母亲捡废品从“地下”转到“地上”，不再对我和家人刻意隐瞒。每天早饭后，母亲一身“全副武装”——头上扎着纱巾，胳膊上戴上袖套，手上戴着手套，臂弯里挎着一只大蛇皮袋子，上街去捡废品。母亲并不在意行人异样的目光，在人流涌动的大街上、休闲广场以及公园等公共场所来回溜达，专捡过路人随手丢弃在地上的空矿泉水瓶、易拉罐和各类废纸箱、废报纸等废品。等捡到的废品把蛇皮袋子塞满了，母亲便提着它来到废品收购点卖掉，换回一堆皱巴巴的一角、五角、一元、五元的零票子。到了晚上，母亲兴高采烈地坐在日光灯下，戴上老花镜一角、一元地把

零票子数好数，再码整齐了用胶皮筋儿捆好，然后放进一只小铁匣里仔细保管。看着母亲一脸的“财迷样”，我有时忍不住想笑：“老财迷，这么点儿钱能够干什么呢？”

教师节那天，家里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——两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姑娘。她们和母亲亲切地聊着天，为母亲揉肩捶背，帮母亲擦玻璃、拖地板……一开始，我以为她们是母亲曾经教过的学生，可一想又不对劲。母亲退休多年，她教过的学生年龄最小的也该上高中了，可眼前的这两个小姑娘分明还是小学生嘛。最后，母亲为我释疑解惑：她们两个是我用捡废品卖的钱资助的两个贫困学生。母亲还说，她明年争取多捡废品，再多资助两名贫困学生。彼时彼刻，我看到母亲的脸上漾着从未有过的开心笑容。

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原来，花甲之年的母亲是在用最卑微的行动做着最高尚的助学事业。我为我当初的浅薄而羞愧，更为能有这样一个捡废品的母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追忆师生情谊那些年

□ 占素华

前几天和同事出门吃饭，在饭店里，我竟意外地碰见高中时教我语文的林老师。时隔十三年，在人群中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来，于是赶紧上前跟她打招呼。她先是一愣，而后才认出我来，我们就这样互相嘘寒问暖，聊着彼此的近况。而林老师虽然已迈入中年，但还是一如往日的待人和蔼，谈吐轻声细语，唤我顿觉有股如沐春风的亲切。

记得我在读高一时，林老师刚来学校，我们就这样地成为她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届学生，恰好那一年我亦是语文课代表，对于这个温文尔雅年轻女老师的老师，我曾一度视她为女神般膜拜。那时的她举止得体，风姿绰约，每次上她的课我都精神百倍，而年轻的她，少了那些老教师们的沉稳与死板，在课余闲暇，总能和我们打成一片，不是给我们讲聊斋画皮的故事，就是与我们互动玩些游戏，也因此，她很深得同学们的欢迎。

由于我是课代表的缘故，我与林老师接触的机会更多，有时周末她会邀我去家中做客。让我雀跃的是，林老师其实是个书迷，在她书房里藏着琳琅满目的书籍，不仅有外国名著，如高尔基的三部曲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，还有国内一些知名作家的文集，如巴金的《家》、

《春》、《秋》等，在得空时她便宅在家里，全神贯注地钻进书堆中，享受着阅读捎来的快乐。就是在其潜移默化地影响下，我如饥似渴地爱上了文学，并且慢慢对写作有了兴趣。记得那时，每每她给我们布置作文，我总喜欢适当地引用书中摘抄的优美词句，或者自己字斟句酌地撰写若干唯美的段落，而对于此，林老师总是大加赞赏，有几好次我的作文还被她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。

让我记忆犹新的是，在我们高中即将毕业之际，林老师还特意地送我一张明信片，于字里行间，不忘殷殷地希冀我能当一位坚持阅读且写作的女子，并在信的末尾附上一句福楼拜的励志名言：“才气就是长期的坚持不懈。”正是因为她的鼓励和鞭策，使我这些年来养成了读书写作的习惯，而令人欣喜的是，诸多文字逐渐地见诸各报刊，我想这沉甸甸的收获里，理应也有她的一份功劳。

明朝的唐甄有云：“学贵得师，亦贵得友。”光阴荏苒，我很庆幸能在学习生涯中遇到林老师，十三年弹指一挥间，或许我们都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，但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她一直都是我的良师益友，是人生路上为我指明方向的一盏明灯。

父亲的老烟袋

□ 刘亚华

父亲一辈子最大的爱好，就是吸烟。但他只吸旱烟，他说再好的纸烟都没劲。

这可能与父亲的人生经历有关。

父亲是家里的长子，兄弟姐妹又多，他肩上的担子就比别人重。听奶奶说，父亲从十几岁起，就给当地一户富裕人家打长工。犁田耙地、收割播种、扛包挑粪，样样都是重活。繁重的体力劳动，使父亲很早就养成了抽旱烟解乏的习惯。成家以后，孩子多，父亲和母亲又相继生过一场大病，本就贫穷的家庭，更是雪上加霜，抽烟更成了父亲调节情绪，排遣内心忧愁的手段。这样，旱烟袋，就伴随着父亲一辈子。

从我记事时起，父亲的腰间就一直别着那杆老烟袋——黄铜的烟锅，不大；竹子的烟杆，长不盈尺；假玉石的烟嘴，布满细细的裂纹；猪尿泡做的烟叶包，早就成了酱紫色。

到后来，我觉得，父亲的烟袋就不仅是过烟瘾的工具，还是父亲心情的晴雨表了。

如果父亲没有烦心事，农活又不忙，他就喜欢蹲在家门前的那棵大椿树下，背靠着粗大的树身，一只手托着烟袋，悠闲地吧嗒——吧嗒——吧嗒地抽着烟，和别人家事国事地闲扯着。还时不时不顾通红的烟火，直接用手将烟锅里的烟卷按一按。那时候，从烟锅冒出的烟雾，是淡蓝色的，袅袅飞升，轻盈灵动，如蓝色的火焰。

如果家里遇到喜事，父亲就会把烟袋衔在嘴里，从屋里忙活到屋外。他首先会挥舞着大扫帚，一阵唰唰唰唰，将家门口直到村路上的地面清扫得干干净净；再拿起抹布，把家里的桌子板凳，抹洗一遍，并重新摆放整齐。这时候你要细看，挂在父亲嘴边的烟袋，或许早已熄了火；就算

火没完全熄灭，也是时断时续地冒着丝丝缕缕灰白色的烟，受了冷落似的，让人怜爱。不过，那些年，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。我只在大哥在部队提干；收到小弟部队寄来的立功喜报；我考上大学时看到过。

而更多的情况是，父亲双手抱着烟袋，蹲靠在家门左手边的墙根边，一声不吭，只是一口赶一口地吸烟。烟雾从烟锅里接连不断地升腾起来，在父亲的眼前形成一小片乌云；烟灰也时不时从烟锅里落下来，有时，掉在身上都不知道。所以父亲的衣服上经常被烧出一些小洞，惹得母亲气骂。一锅烟吸完，父亲便啾啾几下，在嵌墙根的砖头上将烟锅磕干净，有时还从身边找根草棒，捅一捅烟杆，再打开烟包，卷一只，装上，继续吸。直到喊他吃饭。这种情况，多半是父亲有了烦心事，或者是干农活累倒了。那些年，家里总是不顺，母亲因病卧床，几年不能劳动；爷爷突然暴病而逝；我和弟弟上学期欠学校的学费还没还上，新学期交学费的日子又到了……这样的情况多了，门边墙根上的那几块砖，都被父亲磕出了大大小小的坑。

后来，父亲病了，医生建议他戒烟戒酒；我们也齐力劝说，可父亲说，那样简直是要了他的半条命，活着也没啥意思了。我们没法子。父亲的大孙子心疼爷爷，将爷爷的旱烟袋藏了起来。没想到，一向疼爱孙子的父亲，竟然对孙子大发雷霆，还差点对孙子动了手。

我们知道，烟袋已经成了父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。就让它永远伴着父亲吧！

可能由于年轻时身体透支厉害，也可能是烟酒过量伤了身，父亲竟然没有活到杖朝之年。安葬父亲的时候，我们把烟袋放进了父亲的棺材里。

童年的美味

□ 徐基来

童年的时候，生活在农村。那时候日子穷，家家户户都是粗茶淡饭。为了解馋，孩子们能从大自然中找到很多可以品尝的美味。

春寒刚过，田埂上的香椿树就长出很多嫩芽，采上一把回家，用沸水涮一下，过凉后与豆腐拌在一起，加上盐和味精，还有几滴麻油，那香味满屋飘散。或是放油锅和鸡蛋一炒，也是一盘美味佳肴。

进入四月，村子里的槐树都开花了，一串串洁白的槐花缀满树枝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。大人小孩结伴而行，奔走在乡村的田间地头，塘边沟旁去摘槐花。清洗干净，拌上面粉、猪油、盐和味精，放锅里蒸熟，起锅后淋上辣椒油和麻油，那浓郁的香味，足以让人垂涎三尺。

槐花还未落尽，村外水塘和田埂旁的桑葚就熟了，深紫色的一串串挂在桑树的枝丫间。孩子们猴子似的爬上树，站在树杈上，吃着甜蜜蜜的桑葚，有风吹在身上，感觉特别幸福。

炎炎夏日，田里的毛豆成熟了。孩子们趁着大人们午睡，跑到田里偷采一些毛豆。一路嬉笑着跑到村外的小河旁，从家里找来大茶缸，放进毛豆、水、还有盐。把大茶缸放在石块砖头垒起的锅灶上，点燃捡来的柴草枯枝，煮熟后的毛豆，香糯可口，唇齿留香。

夏天的晚上，穿上靴子，背着鱼篓，一手拿着钢叉，一手拿着电筒，去村外的池塘或是田埂的淤泥里。几个小时后，鱼篓里收获不少，有虾，有泥鳅，还有黄鳝。第二天中午，把它们扒皮抽筋洗干净，上火红烧，吃在嘴里的时候，那鲜美的滋味至今还能感觉到。

入秋后，乡人院子里葡萄熟了，紫红透亮，颗颗滚圆。乡人不在家的时候，翻进院墙，偷偷摘上几串出来，躲在僻静之处，也不用水洗直接入口，甘甜的味道几十年后依然记得。

初冬时节，田里的红薯长大了。农村的厨房都是柴火灶，做好饭后，把红薯埋在温热的柴草灰里，第二天早上扒出来，红薯早已焖熟了，外焦里嫩，又香又甜，让清苦的日子品尝到了甜蜜的滋味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童年的美味成了永远的快乐记忆。而如今的孩子，童年溢满了甜蜜，他们却感觉不到快乐。想来，那是他们少了亲近大自然和动手获取快乐的缘故。